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十七回 經歷連婚赴新任 秀才因舊締良緣

這日，周侯爺午後著人送了兩盒枇杷果，四桶松花饅頭，兩瓶酒饒荔枝，兩匣山楂糕。賈政收了，送來裡邊。那天已交掌燈，王夫人拜了佛，打開一看，是枇杷果，知道芝哥兒愛吃此果。因到園中叫他進來，就把兩盒枇杷果都給了他，叫秋紋拿到寶釵房裡去。芝哥兒也同去了。此時柳五兒已與焙茗圓房，木在屋裡伺候。文杏接了盒子，寶釵叫秋紋到屋裡，賞了他幾個點心，著鶯兒倒茶給他吃。秋紋吃完了，方才回去。芝哥兒檢枇杷果子極肥大的，送與寶釵吃。寶釵摸著他的頭，笑著說道：「做了秀才，還這樣愛吃果子，像個小阿子樣。這個你愛吃，我通給你吃罷。」芝哥兒到底拿個頂大的，讓寶釵吃，他方才吃了數個，才睡覺去。他自進學後，就不跟王嬾嬾睡。裡身另打暖炕，安著碧紗櫺，掛了帳子，錦衾繡褥，另自安眠。王嬾嬾安張床，靠南向門設了鋪，伴著他睡。外間屋寶釵帶著鶯兒、文杏睡。鶯兒已許了焙茗舖子伙計為室，尚未嫁出，也不過一兩年了。遂把田媽的女兒愛奴挑了，即名愛兒。又挑吳新登的女兒碧鬟，留在房中伺候芝哥兒。王夫人的玉釧兒特配了林管家的第三兒子，早晚也要圓房，遂挑了鄭華的女兒貴姐，改著貴兒，學習照管箱櫃的事。

再說賈環，從收了彩雲，又議敘府經歷，便知自愛。不與素日匪友往來，所以前日王仁那件事，與賈環毫不沾涉。榮府門第，賈環又是候選辟兒，」就有媒人來提親事。高低不對，後來范閣學有個女兒，轉托董姑爺作媒，向賈政提及。賈政因與王夫人商量，就允了這事。一切下定行聘，無不豐盛。到了六月二十五日，一一賈環每單月投供。這日忽選了河南衛輝府的經歷。離京不遠，缺也做得。報至府中，大家歡喜。賈環伺候月看的大人驗看過，方候著對月領憑。賈政同王夫人說：「環兒此去，不如替他娶范家媳婦同行。省得後日一番事體。」王夫人說：「老爺說得很是。就煩董姑爺過去一言。」誰知范閣學亦有此意，正欲來說。聽了董姑爺的話，無不願意。遂即擇了七月十六吉日迎娶。一時轎馬之隆，鼓樂之盛，與賈蘭娶閨小姐不甚懸隔。賈環像貌雖不大開展，然居氣養體，亦自不同。過了回六住九，就領了憑。

已到：八月秋闈時候，大家又忙著芝哥兒下場的事。閔師爺自家替芝哥兒買了卷子，打點進場。原來芝哥兒到了京，因赴南闈不便，賈政替他同虎哥兒捐了貢，好下北闈。闈府皆想芝哥兒這回再無不中的，芝哥兒照常吟誦，毫不在意。閔師爺甚是疑心。那知到了初六日，點考官時賈蘭點了房官，梅御史點了內場監試。芝哥兒皆例應迴避了。他也視有若無，讀書仍舊。閔師爺才想起他說的「只怕未必」的話來，著實詫異。

薛尚義未入場時，芝哥兒替他擬了二十個題，叫他做了又做。替他又改了數處，叫他念熟了。一日，與閔師爺閒話間，說起虎哥兒年紀太小，只怕今科未必完場。芝哥兒說：「先生瞧著，只怕還要中呢。豈有完不了場的理？」初十日出了頭場，誰知題目就是芝哥兒改過的。虎哥兒念熟，一字不移，就謄上了。閔師爺看了文章，心中越發奇異的了不得。到虎哥兒三場策論，亦皆穩稱，竟有個望中的意思。薛蝌殊不深信。

那日李紉身上有些不快，李紉、李綺兩個妹子來看，王夫人留著住下。李綺近又添了女兒，留在家裡，將他大女兒康姑帶來。薛姨媽同邢岫煙皆來問候，李紉見無大病，皆就坐下說閒話。

吃過飯，寶釵忽然說道：「我今日要提頭親事，不知可使得否？」便拉了邢岫煙到自己屋裡去，坐了一會，就把李綺也邀到賈蘭的房內，把己意也說了。李綺卻甚願意。寶釵才到李紉處向著薛姨媽、王夫人及眾人說道：「虎哥兒已進了學，尚未定親。生的人材篤厚，氣概不俗。康姑娘也未受人家的聘。今欲撮合兩家，結為秦晉，豈不因親而親？未知二位老太太以為何如。」薛姨媽未及開言，王夫人說：「這事甚好！但不知可願意否？」寶釵道：「媳婦已背地先問了兩家，皆是情願的。但皆要回家商量，再行定局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才是。」邢、李二人當下便覺親厚了好些。次日回去，各家議定。薛蝌固是喜歡，甄寶玉因是王夫人提的親，也就應了。遂煩蘇又卿、程日興為媒，擇日通東，下了定，兩家就成了姻好。

不多幾日榜發，虎哥兒就在董翰林房裡中了一百二十二名舉人。聚魁堂大主考圈了數處，皆是芝哥兒改的。文章有神，遇合有道。薛尚義名掛榜上，誰敢說是窗下遇著的？虎哥兒見過房官，知其備細，回來替芝哥兒大拜了四拜，謝他兩次成全之德。外雖姑表，內即親弟兄亦不及了。虎哥兒感激芝哥兒不必言，惟閔師爺佩服賈茂叔通神，直不敢友道相待。大小事皆來請教。說來平平，後卻無不奇驗。薛尚義拜座師，會同年，忙個不了。薛姨媽、邢岫煙喜歡的一連請了幾日客，吃了幾席酒，才把這道喜的事完了。賈蘭又收了許多門生，亦甚得意。

到了臘初，端木楷到京，說起途中遇著賈環，在德州盤桓了一日才分手的。原來賈環領了憑，又耽擱兩月，到十月二十後才起身。又在天津有事，住了半個多月。端木楷所以在德州遇著。論理賈環往河南去，本可不走德州，因有事到天津，故此繞路。賈環直到封印前才到衛輝，上了任，見過本府及同城僚友。又上省見巡撫，藩司，繳了文憑，才回來署中辦事。府經歷原屬閒曹，各上司推賈政面上，就在春正開印綁，委他去署商丘縣知縣。賈環來時，賈政恐無幕友相幫，閔師爺薦了一位朋友倪存仁，筆下卻好。委了縣印，上司皆薦相公，自家又請一位管刑名的先生楊在昆，隨到任去。

這商丘北枕黃河，西通川陝大路，最為繁鉅。賈環接印綁，時值黃河北岸報險，上司派了許多工料，兼調民夫防汛。那會正值農忙，賈環一時任性，將防汛派夫用文書搪塞回去。河道體撫、藩之意，又看賈政，遂將此段改撥他縣。以致民情大悅，將所派工料不日湊齊，運至北岸工所。此刻巡撫河院因堤工報險，正在日夜搶護，需料甚急。別縣皆未趕到，恰值河水陡長，險工勢有壅卸，虧得商丘料物湊手，不至湧決，喜慶安瀾。二位大人著實嘉賞，記了大功三次。俟報奏秋汛時，附折保舉。賈環大喜，回至縣內，百姓又皆感激。真是無意中得此名利兼收之事。

再說這黃河，歲有衝溢，最為河南大患。不惟田地淤沙，好地成了廢產。即此撥夫辦料，通省皆受其累。往往積日累月，廢了多少工夫，多少料物，下椿披溜，負土填柴，漸漸將要合龍。無奈此河自雍梁以來，受山根石逼，其性易怒，又合汾、洛、伊、洛各河之水，勢更狂恣。中州土性鬆行，伏秋天氣，又值溽雨時行，往往功虧一篑。所辦工料，不能報銷，上司無可如何，攤派通省州縣分賠。如斯者，不一而足。即不受河患之處，無不因之致害。惟有另挑月河，引歸故道。然集通省民夫，不能刻期竣事。其中弊竇亦難縷述。幸而挑成，已不知用如許帑項，墊賠幾多民力，恐亦得不償失矣。所以賈環一角空文，即令小民感戴。饑者易食，渴者易飲，良有以也。

賈環署任八個月，本官回任，即至起身之時。眾百姓皆焚香載道，脫靴建石，這也算是做官的不遺父母之羞了。況這個名聲傳到上憲耳內，亦無有說不是的。秋後報汛，本上果然把賈環保舉了一筆。即奉旨交部議敘，部裡有人即議了「堪膺民社，俟任滿時照例推升。」復奏上去，奉旨：「賈環既經該撫等專折奏請，不必任滿，即留河南，以知縣即用。欽此。」報到榮府，賈政、王夫人盡皆歡喜。河撫接了此旨，亦甚得意。過了個月，就把賈環提了陳留縣知縣。宦途如斯，原無足異。

再說端木楷到了都中，芝哥兒回過賈政，就把他留在舊日學房中作寓，以便朝夕刷切。賈政許了，端木楷就在賈府住下。虎哥兒每日盼望張越存先生來京，同下會場。芝哥兒只是笑，不做聲。後來有他同鄉人來會試，才知越存得了個癱症，一時不能痊可，這科不能來了。

臘盡春回，又早會場在邇。賈蘭備了酒，稟過賈政，凡親友門生要下會場者，皆請赴席。那時芝哥兒亦在坐，閔師爺同端木楷、李雲龍皆拉住芝哥兒，問他此科得失。芝哥兒說：「我又不曾大六壬，何知休咎。咱們同是讀書人，將來怕不得意？就做同年，也是常事。何必如是著急。」閔師爺獨得芝哥兒的口訣，說道：「做得同年更好。」眾人不過做口頭話兒聽了。虎哥兒又要芝哥兒擬題做文，芝哥兒說：「還早哩。小小年紀，就想中進士呢。」說著話，大家又談了些場中的事。吃過飯，也就散了。到後來

會榜發時，在座的人一個也沒中。端木楷、李雲龍仍舊留京讀書，不肯回去。

四月初，薛蟠卻回來了。見虎哥兒中舉了，與甄府又新接親，心中甚喜。連年自己在外，薛蝌在內經管，漸漸家業復舊，所借的賈府銀子，利錢數年不問，已將近二萬六七千兩了，仍在鋪內使著行利。便又開座當舖買賣也算剩錢。又見自己的女兒——乳名阿嬌，就是《石頭記》中甄士隱所說「要救女兒產難」時所生的。今年已十七歲了，千伶百俐。女工而外，最喜吟詩論古，皆是香菱自己教的。現在尚未許字於人。就懶於出外，每日在當舖中照應，也不負氣飲酒。這就是薛家該當發跡，所以才有此金不換的事體。

到京後，就先拜賈政，送了些湖縐、杭綢及如皋的刷絨掛畫，各樣精巧的扇子。賈政收了，就留他便飯。問了會南邊買賣，又說起虎哥兒，「小小年紀就列賢書，真是前程遠大，難以限量。但貴虛心求益，不可自足，就是大成之器了。」吃過飯，賈政又問起海塘事來。薛蟠說：「連年海潮平穩，塘工無事。惟聞近來溫台一帶海疆，又不甚寧靜。只怕仍要動兵。」賈政就沒往下問。喝了茶，薛蟠到後頭見了寶釵，便各自回去。

賈政次日上衙門，就聽說派了甄嘉言安撫海疆，已有旨了。

那時工部右侍郎出缺，奉旨將賈政升了。一時賀客盈門，謝恩到任。

聞翰林也升了少詹，曹編修得了侍讀，董翰林轉了庶子，甄寶玉由郎中記名以補缺知府用，大家紛紛致賀，倒忙了二十餘日，方才吃完喜酒，送罷賀儀。

賈政到工部任後，值河南報銷冊到，十分中准銷了八分，餘著該撫另行實估，造報再核。就是暗暗照應。河撫豈不知感。

賈環在陳留，為了一件人命，著實礙手。陳留縣南有個財主，甚不安靜，叫著暴子慕。家資富有，與賈環平素相好。離城六里，住在韋村。這村中多姓韋，有個秀才叫韋佩，年已望六，因年饑失館，借過暴家五兩銀子，本利盤剝，不過五年，就欠到二十八兩。暴子慕知韋佩有個女兒，喚做義姑，貪其姿色，故意數年不問。這日，忽然本利全數逼著要還。韋佩老而且貧，計無所出，遍貸里門，無一應者。捱了兩日，暴子慕動怒，就把他女兒叫眾惡奴搶了家去，還逼著韋佩，叫他寫張賣契，方才放他回去。這義姑被暴家強自搶去，逼他成婚。暴子慕見他不從，打了兩頓，夜間便投環自盡了。暴家仗有賣契，亦不介意。

誰知韋村中有個血性人，叫韋尚志，聽見族中韋佩的女兒叫人搶去，便糾合同族，湊足二十八兩銀子，親到暴家，同韋佩來贖他女兒。彼時義姑已死了三日，暴家執實賣契，不肯交贖。講了兩日，韋家就有風聲，知義姑已自縊了。韋尚志寫了呈子，叫韋佩去縣裡告。呈子中便有「威逼想致斃命，暴子慕不肯收銀，情可概見。致求交出女兒，情願倍贖」等語。賈環雖與暴家相好，見有人命相連，自得了，出差來兩家集訊，暴家卻使了手眼，匿不到案。韋尚志便叫韋佩府裡告了。韋家不知義姑自縊實據，只以「搶奪幼女，備價不贖，顯有威逼戕命情弊。控縣集訊，暴子慕恃財，抗不到案，為詞具控。」府裡批了個「仰陳留縣秉公訊明申報奪」。這件事就延擱下了。

不意暴子慕為人強橫，遇下無恩。有個家人趙琦，一言不合，打個半死，還要送官。趙琦得便逃脫，找到韋佩家裡，備言「義姑守貞不辱，被打自縊情事，現在埋屍花園」，告訴了韋佩一遍。就請了韋尚志來商議。韋尚志說：「這可不是口說的。我家因有一張賣契，諸事嘴短。你若肯做證見，則我等恩有重報，斷不敢忘了。」趙琦道：「我是一番不平之氣所激，有何不可做證見呢。」韋尚志遂又寫了呈子，叫韋佩去臬司處具控，就以「威逼人命，賄行不理」為詞，寫了趙琦的證據。韋尚志糾合同族，也在臬司處遞了一張公呈。呈內敘的情節與韋佩也大同小異。臬司就批了「提卷親訊奪」，行下牌來到陳留縣。那賈環方著了急，覺到事體有些礙手，遂親自帶了人卷來開封，仗著暴家的錢好來安頓，各上司衙門均得稟見。恰值賈政此番照應，撫台見了賈環，甚是優待。並問何事到省，賈環見撫台相待逾格，仗著膽，便將「韋佩這件事因暴家有張賣契，而義姑死無確據，尚未訊結，韋尚志就唆韋佩上訟」，等語，稟了撫台。又稟「因解人卷，故此親來。」撫台說：「這也不甚要緊，」你並沒訊斷。可輕可重，與你皆不相干。待按察來見時，我替他說。」賈環即叩頭謝了，告辭出去。

次早，臬司見了撫院，便將這事替賈環委婉說了。臬司如何敢拗撫台，遂將此事批了「開封府會同凶公在省衛輝府訊明詳報。」就把人捲髮到開封府來。開封府知是撫台之意，便授意叫他們外頭講和。著暴子慕多用銀子，替義姑從厚殯葬，問他個契買士人閨女不合的重罪，律杖八十，折杖四十板。義姑因負氣不肯服役，自縊身死，再斷葬埋銀兩給韋佩，領葬完案。韋尚志、韋佩等見撫台作主，不敢強爭。因得許多銀兩，又替義姑出了氣，暴子慕問了杖罪，從厚殯葬，也就從權了結。賈環辭謝了各上司，脫然無事，回陳留縣去。若非朝有賈政，這事恐未必如此斷結。嗣後賈環就留心詞訟，不敢徇情輕視了。

再說閔師爺因蘭哥兒有許他與端木楷做同年之語，榜發不驗。過了許多時，獨自到瀟湘館，細問其故。芝哥兒說：「我不過隨口話，咱們皆是讀書人，將來怕不得意？就做同年，也是常事。我非神仙，就敢許定這一科嗎？」閔師爺細想此言，果是如此。便坐了，談會文章，方別了去。虎哥兒又進來，煩芝哥兒做篇賀八十生日的文。芝哥兒說：「你明日來取。」便留虎哥兒到寶釵屋裡吃了飯，才叫回去。

河南學院出缺，就點了曹紫庭去做學政。會場期遠，李雲龍、端木楷皆請了去，隨棚看文。又無礙於讀書，且得遊覽中州人物山水。二人亦甚情願。束脩厚薄，任便不拘。就收拾了行李，別過芝哥兒，謝覓政，辭賈蘭，即同曹紫庭起身同去。芝哥兒稟了賈政，特地送他兩個及曹姑爺，出城外方回。